



海 外 名 家 经 典

空谷足音

曾敏之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曾敏之 [香港]著

空谷足音

主编：傅光明

顾问：林海音

编者：唐文一

新世纪出版社

海外名家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4 印张 1,300,000 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405—1814—6/I·217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本册: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海外名家经典》

总序

说海外华文文学发端于 60 年代的台湾文坛也许并不为过。1950 年以后，活跃在台湾文坛的作家，大多是由内地迁移过去的。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以及所受的教育，也是在内地度过和完成的。所以，抒发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乡愁，始终是这一代作家热衷的主题。

到了 60 年代，台湾兴起了留学热，青年人潮涌美国负笈求学。这些高瞻才华的海外学子，把在异域的生活真相同异域文化相融合，创作出震撼一时的“留学生文学”。这之后，随着华裔作家散居世界各地，作为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茁长起来。

海外华文文学同中国本土文学，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根脉的。但海外华文文学又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像作

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台湾文学，已经渐成气候的香港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菲华文学、美华文学、加华文学，甚至欧华文学，都无不打上本地域文化特质的烙印。换言之，中华文化为海外华人作家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学根源，而他们所处地域的人俗物事、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又使他们进行着完全本土化的创作。也正因为此，由中华文化衍生出的海外华文文学，才呈现出了形神各异的多样面貌。

与国内文学界、学术界相比，海外华人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行文活泼，“实话实说”，没有躲躲闪闪，更少学究气。抒情表意，直抒胸臆；指陈时弊，一针见血。只有在读这种文章时，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阅读的“快感”。

为从一个侧面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异色彩，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样一套《海外名家经典》丛书。我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里，把入选作家的短篇精品（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等体裁）做一个聚珍汇展。读者既可以大致了解每一位作家的创作轮廓，又可多少领略到作家所在区域的本土文化特质。我们不求大而全，只要小而精，以小见大，以一斑来窥全貌。

我们愿以这套《海外名家经典》来为国内读书界换换“口味”，但愿“品书”的朋友有个好味口！

傅光明

1998年9月

前　　言

散文是最平易近人、自由散漫的文体，最可以拉闲扯杂，风俗物事，人情理趣，都是散文上好的佐料。调配高手自然能烹出色香味俱佳的散文来。

曾敏之先生是位老报人，专事散文创作。几十年下来，他的散文已有了相当的火候，看似朴素平淡，却极具张力和韧性。曾敏之从不刻意去讲究散文的味道，他的真性情全凭自然流露，直像一条舒缓的小溪，从容静谧，清亮晶莹，不经意间便润泽了读者的心田。

这里所选只是曾敏之散文创作的极小一部分，却可以由此略窥全貌。从他的写人写景，说理说趣，你可以见到他性情里的真诚与热烈。有人的诚与热在表面，这样的烹调师才刚入道；而曾敏之却把他的诚与热烹在了内质，这才是高

手的段位。

文如其人。曾敏之的人谦谦而不张狂，敦厚一长者，他的文内敛而不外扬，悠然见真情。曾敏之为人为文从不矫情造作，而是坦荡旷达，加上他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便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了大气象。学文先作人，在曾敏之这里，得到极好的体现。

目 录

前言	1
遇旧	1
芦笙会	8
山鸡婆	14
楼居	23
尺素书	28
风雨二题	34
无灯小唱	40
珠江边	42
渔村散记	46
诗情画意记阳朔	51
桥	58
空间	64

芸芸众生	69
周恩来访问记	72
闻一多画像	81
桂林风雨与文人	86
文传碧海千秋业	93
感旧录二题	104
“洗出人间一点真”	110
老舍夫人胡絜青访问记	115
巴金重上战场	120
应留正气在人间	122
冰心老人语重心长	124
梁漱溟的进退	126
柏杨也废寝忘餐	128
老烈的名片	130
周而复的书法艺术	133
记陈若曦	136
紹弩研究《红楼梦》	140
韩素音的自辩	142
钱钟书的诗	144
启功的书法	146
尊严与追求	148
鱼的故事	154
立信·言行·“瓜蔓抄”	157
言与行	163
谈“谦”	165
陆贽的奏议	168
官名与好名	170

讳的遗毒	172
为“平生我自知”一辨	174
奇文共赏	177
为有黄花晚节香	180
春帆楼下晚涛哀	182
风雨波涛万里人	185
空谷足音	187
谈尊师	189
谈家书	191
碧水苍山无限情	194
文人的节操	197
云想衣裳花想容	200
砚池拾趣	202
奇人的际遇	204
赞《芳草无情》	206
谈哀范诗	208
谈智囊	210
汪明荃的情与钱	212
民间的尺度	214
真假谁知	216
往事	218
从修墙想起的	221
一言堂考证	223
从杜尔事件说起	225
晏婴的名言	227
化泥精神	229
蔡邕的悲剧	231

数字游戏	233
勿忘秋实	235
静境	237
寡欲与高寿	239
读史偶拾	241
“我为峰”一解	243
英雄与狗熊	245

遇 旧

溶江河是我旧游之地，也许是怀念它比较深切吧，今年秋间，我以一种久客思归的心情回去走了一趟。溶江九月的秋涛已经停止咆哮了，江水轻轻舐着两岸的流沙，沙堵上，显出如老人额上摺摺的皱纹。它告诉我：这溶江泛滥的山洪曾经几度涨落了。

溶江是黔桂间交通的脉络，两岸山壑千里，许多苗瑶种族像蜗牛一样，爬行在榛莽里，过着一种草昧未辟的生活。虽然隔了三年，一切都不见改变：竹篱，山寨，错杂在丛林巉岩之间，在那削壁千仞的山道上行走时，常常可以碰见肩挑竹篱盛满山芋的苗人，他们投给我陌生的眼光，怀疑我这个衣履特殊的生客，会带给他们什么意外的惊扰，总是尽可能回避我，怕在我的前后，我虽然想和他们攀谈，总找不到机

会。

回去时正是秋天，赶了八十里的山程，林荫间落下了黄昏的影子。疲劳得很，遂决定投宿高安寨。高安寨是溶江河上游一个不满两百人家的山村。北靠溶河，南傍岑山，岑山离地数千尺，山峰经年凝聚着迷蒙的瘴雾。山风冷峭，河水沉沉，令行旅者特别感到寂寞。

高安寨有百级石砌的台阶，石阶尽头才是寨门。当我赶到高安，寨上的炊烟，已在暮色中如画家着笔的水墨了。爬完石级，跨进寨门的时候，却给迎面抛来的一种熟悉的声音怔住了。仔细辨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闪着灰暗眼睛，蓬着头发的青年李铁真君——多年前同在溶江镇上教过书的老朋友。

“什么风吹你回来呀？怪道昨夜结了灯花，原来是你！”说话时摆摆脑袋，握紧了我的手。

“哈，真是意外的巧遇，你还是老样子吗？”我兴奋地问他。

“老样子，在这儿又呆了两年了！”他用手指着山寨中间竖起一枝桅杆的地方，“我住在那儿，到我那里过夜吧？”

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一边打量着他，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褪了色的灰制服，走路却不改昔年的姿态。见了他，三年前在溶江镇上一段颇堪咀嚼的生活占有我的记忆了。

三年，时光过得真快。那时我正从漫天烽火的广州取道香港回来，在中途，接到他寄给我的一封简短的信，因为太简短，它遂成了记忆的锁匙，今天到我开启的时候了。他的信上说：

“老方，知道你快要回来了，我非常高兴，回来后，打算干什么呢？我劝你不要存过高的希望，否则你的希望是会变

成一只被研破了底的船哩！我以为，人生的经历不妨曲折些，那么，你又何妨试试迂回的山路，做一个万里投荒的归客呢？”

李铁真的信感动了我，我和他在溶江相处一年，是多少抱着投荒勇气的。溶江镇并不大，是汉苗杂居的地方，汉人多半经商，用颠簸的苗船，从下河运来日常的用品去换取苗民的山货。狡猾的商人，从交换中剥削他们，有许多从这途径变成富翁了。苗区没有文化，李铁真的抱负就是做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启蒙者。在溶江一年生活得很愉快，老李爱发议论，他常常慷慨地同我讨论教育问题，他坚持他对教育方面的主张，他说：

“愚昧的不能永远让他们愚昧，因为他们也是人。文明生活对人是不分畛域、种族、厚薄的，存在着不平的制度，我认为是伪智者和统治者的罪恶！”

老李的言论态度似乎很严肃，而做人态度却是潇洒的。工作也有疲惫的时候，当大家感到无聊了，就爱哼着充满了异乡情调的苗歌，苗歌是苗民性爱的一种发泄，他也被这些情调燃起了青年所共有的热情。他爱上了一位苗族姑娘，名叫银钿。

银钿很天真，年纪大约十八岁，挽着一个苗髻，两鬓挂着银环，一身原始的装饰，走起路来琅琅地响。两颊红润得像熟透了的苹果，深蓝的眼瞳，射出无邪的稚气。

“银钿呀，老李接你回他家去。你打算怎样呢？”晚上和老李去她家坐堂^①时，我这样问她。

“啐！相好罢了，我们是苗妹，哪个看得上眼哩！”她毫

① 坐堂：是到未出嫁的苗妹家里去玩之意。

不踌躇地答复我。

我离开溶江是第二年的冬天。离别前夜，在银钿家里围炉聊天，老李发了许多感慨，他感慨启蒙工作艰苦，无人肯干，对我的远别表示一种依恋不舍的情怀。银钿为我在火炉上炙草鱼，一边嘱咐我：

“要回来哩！溶江水，一篙撑去一篙回才好呀！外面是大地方，回来时买些好绒线送我。”

当时我感动得流了泪。离开之后已三年了，想起这些往事，我懊悔这次忘记买绒线回来，我想：银钿已经出嫁了吧？生下一男半女了吧？

“到了，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老李打断了我的思路，拉我进了一间狭小的屋子，屋里燃着豆油灯，摇曳的灯光，把老李清瘦的影子拉得很长。屋中间安置火炉，上面架有一副饭锅，几只碗碟。

老李招呼我坐下，饭锅内还有菜饭，他端过来要我胡乱吃一餐，他在旁陪我。在吃饭中间，我用试探的口吻，想问一问关于过去的情形，并问他这种生活感到寂寞没有？

“寂寞，有时是感到寂寞的。”他说。

“银钿呢？这几年你们生活在一起罢？”

“银钿么？……她已成了故事中的人了。这故事在以前我幻想着是美丽的，想不到……”老李咽了一口气，睫毛渐渐湿润起来，声音带着喑哑了：

“这是悲惨的结局，也是你意料不到的！”

听了他的话，我惊异地跳起来，沉默地放下了手中的饭碗，盯着他，又静听他的叙述：

“人总爱把理想编织得太美丽，今天我感到了幻灭之后，难堪的悲哀。三四年来，我看那些劳动的苗民垦殖着

百亩荒地，在荒地上种下桐树，生活得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我自以为得到一些安慰了，然而，谁想到希望的嫩芽，现在连根被现实拔起了呢！

“你呆过苗山，当然知道苗民生命寄托的就是那黑壤丰沃的山地，山地上荫翳成林，把山野点缀了繁星似的白花不是桐树么？到了捡拾桐籽的季节，山谷中播散着愉快悠扬的歌声：

桐花开啦，妹提竹篮走过来呀！
走到溪边照一照哩，老了无人睬哟。

“他们那种纯真、诚挚的情感，使你会感到人间难得的温暖。银钿每年在山地里拾了桐籽，到镇上换取她所需要的花布、片糖、米呀、食盐呀各项东西，这样度过严寒与炎夏。

“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但从你走后的第二年起，她们这贫困的挣扎也无法继续，这变化，你是猜想不到的。

“你还记得溶河镇上那间专收山货的全和店的老板吧？光着脑壳，走路捧着大肚皮的，看人，是一脸的狞笑，两个手指拨弄算盘，苗人的血一滴一滴地就被吸进去了。当去年桐籽捡收的时候，银钿跟着许多人挑着桐籽到他的店中去换货。

“‘我们不收桐籽了。’这秃头老板说。

“‘为什么今年不收呀？’是一种带着失望神色的质问。

“‘政府贸易处统制桐油出口，价钱低贱，我们犯不着亏本呀！’

“然而这解释他们并不懂。银钿只好失意地回来问我

了，我向各方面探听的结果，证明全和店老板的话并没有错，桐籽贱卖都没人买了。

“这不是平常的变化，桐籽卖不出，他们靠什么过活呢？租税照常缴纳，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桐籽贱给银钿家里带来了穷困，我又无力帮助他们。春天，山间的溪流发出凄厉的咽声，野花变成黯淡的色泽了，他们没有了春天。过去，我曾以‘家有千株桐，一切不愁穷’的谚语煽动他们从事垦荒，他们对山地埋下了无穷的希望，今天，希望没有了，粮食没有了，饥饿的折磨使我的良心觉得对不住他们，我只好在痛苦中为他们另想出路。

“月下，马草坪的旷地是他们自由聚集的地方，寨上的少年忘记了生活的鞭挞，用凄清婉转的芦笙^①吹起了他们无告的愁苦，有的说：

“我要帮人放木排去了。”

“老一辈的说：

“孩子，离开了我们自己去逍遥也安不了心啊！”

“我向他们建议，为了挽救饥饿的危机，最好翻掘桐树改种杂粮，不能等着挨饿。这建议为他们接受了，于是，大家带着苦脸，肩着铁锄，上山地去翻掘。银钿也跟在一起，当他们看到一株株许多年来心血培植长大的桐树被锄头无情地咀嚼着粉碎着的时候，他们都放声大哭了，哭声和着山间的溪流，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忙了一个春天，也挣扎了一个春天，银钿受不了过度的操作，病倒了。苗山无医药，我不能阻止她家人迷信的祈祷，病的磨难，消蚀了她全部健康，稍好一些，她几次想扶病

① 芦笙：苗人的乐器，用竹制成，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